

问题是生活的边界

——记华盛顿实习生活

作者： 宋一

中国和美国作为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两个大国隔海相望。30年前，中美正式建交，此后两国间开展了各方面的交流联系。30年后的今天作为这一产物的延续，我也很荣幸地参与到了这一过程之中。

2007年夏天，我参加了美国研究基金会的华盛顿暑期实习计划，作为中国大陆地区的六名代表之一赴华盛顿实习，同时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选修了政治学等课程。能在乔治城学习让我非常激动，因为我一直酷爱美国电视剧《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其中总统的女儿左伊正是在此就读。坐落于华盛顿西北部的乔治城大学，培养出了全美最多的白宫和国会山实习生。

我在华盛顿学习和工作的三个月当中，乔治城大学对我们进行了大大小小很多次考试，主观题、客观题、答题蓝本、复习资料等忙得人仰马翻。我一直都在琢磨怎样把一个问题说清楚，客观题的复习怎么抓住重点，主观题的回答怎么组织得更准确、全面。但答案真的比问题本身更重要吗？正如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生活的边界。”有些时候事情并非那样显而易见。

美国同学喜欢炫耀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他们的开国元勋建立了第一个完全以宪法为依据的国家，也就是一个建立在理想信条上的国家。在历史的发展中，这些理想又被现实鞭策和磨砺着。作为这种国家模式的第一个先例虽然问题重重，但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这些能让我的美国同学滔滔不绝地说上一气。

我们选修的政治课上，教授谈到美国的政治体制总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谈到其他国家总是哀叹民主的缺乏。但是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呢？全民选举就是民主吗？民众享有多大的自由才是民主呢？总统候选人在电视辩论节目中争得面红耳赤就是真的民主吗？美国的教授和同学在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时，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的室友萨拉来自布什总统的老家德克萨斯州。生在传统的共和党重镇，她自己作为民主党人算是个“异类”，她也为此而骄傲。所以从德克萨斯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华盛顿国会山当了参议员的助理。她总是骄傲地谈起她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选择自己信奉的政治观点，选择适合自己的环境，选择自己的朋友、工作和生活。似乎对于萨拉来说，民主的含义就是选择的能力。

谈到选择，这个话题不应局限在个人角度之上，一个国家因为历史、文化的差异，也存在选择政治体制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美国截然不同，但在新闻媒体的描述中，这种不同多被歪曲，丑化，使美国民众产生种种误解，从而得出了中国不民主的结论。我想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种种难题，何况是社会结构复杂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怎么能用一个僵化统一的模子套用在历史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呢？

许多中美两国的芥蒂并非始于恶意而是误解。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都应考虑我们评价的标准是否符合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状况。我一直觉得美国国家广播电台的资深记者罗伯特·吉弗先生对中国的理解深刻又准确：“当你在空中俯瞰中国，你才能意识到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是个何等巨大的工程。整个欧洲、北美和南美洲有十五亿人口，分别居住在五十个主权国家之内。而在亚洲几乎同样多的人口全部生活在一个主权国家，这便是中国。与其说他们在建设一个国家，不如说他们在建设一个大洲。”

有人说，认识你的国家始于离开她的那一刻，此话不假。我在登上去往华盛顿的飞机时，意在了解美国，坐上回北京的飞机时，才发现所有原来对中国的理解和误解都有了新视角。